

詞

選

詞選

胡適選註

商務印書館

選 詞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初版

學生本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陸角
普通本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捌角

外埠酌加運費滙費

選註者 胡 適

發行兼 上海寶山路
印 刷 者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SELECTIONS OF CHINESE LYRIC POEMS

Selected and Annotated by

HU SHIH, Ph. D.

1st ed., July, 1927

2nd ed., May, 1928

Student's Edition Price: \$1.60,

Popular Edition Price: \$1.80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Shanghai, China

All Rights Reserved

序

詞選的工作起於三年之前,中間時有間斷,然此書費去的時間却已不少。我本想還攔一兩年,等我的見解更老到一點,方才出版。但今年匆匆出國,歸國之期遙遙不可預定,有些未了之事總想作一結束,使我在外國心裏舒服一點。所以我決計把這部書先行付印。有些地方,本想改動;但行期太匆忙,我竟無法細細修改,只好留待將來再版時候了。

我本想作一篇長序，但去年寫了近兩萬字，一時不能完功，只好把其中的一部分——“詞的起原”——抽出作一個附錄，其餘的部分也須待將來補作了。

今天從英國博物院裏回來，接着王雲五先生的信，知道此書已付印，我想趁此機會寫一篇短序，略略指出我選詞的意思。有許多見解，已散見於各詞人的小傳之中了；我在此地要補說的，只是我這部書裏選擇去取的大旨。

我深信，凡是文學的選本都應該表現選家個人的見解。近年朱彊邨先生選了一部宋詞三百首，那就代表朱先生個人的見解；我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詞，就代表我個人的見解。我是一個有歷史癖的人，所以我的詞選就代表我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。

我以為詞的歷史有三個大時期：

第一時期:自晚唐到元初(850—1250),爲詞的自然演變時期。

第二時期:自元到明清之際(1250—1650),爲曲子時期。

第三時期:自清初到今日(1620—1900),爲模倣填詞的時期。

第一個時期是詞的“本身”的歷史。第二個時期是詞的“替身”的歷史,也可說是他“投胎再世”的歷史。第三個時期是詞的“鬼”的歷史。

詞起於民間,流傳於娼女歌伶之口,後來才漸漸被文人學士採用,體裁漸漸加多,內容漸漸變豐富。但這樣一來,詞的文學就漸漸和平民離遠了。到了宋末的詞,連文人都看不懂了,詞的生氣全沒有了。詞到了宋末,早已死了。但民間的娼女歌伶仍舊繼續變化他們的歌曲,他們新翻的花樣就是“曲子”。他們先有“小令”,次有“雙

調”，次有“套數”。套數一變就成了“雜劇”；“雜劇”又變爲明代的劇曲。這時候，文人學士又來了；他們也做“曲子”，也做劇本；體裁又變複雜了，內容又變豐富了。然而他們帶來的古典，搬來的書袋，傳染來的酸腐氣味，又使這一類新文學漸漸和平民離遠，漸漸失去生氣，漸漸死下去了。

清朝的學者讀書最博，離開平民也最遠。清朝的文學，除了小說之外，都是朝着“復古”的方面走的。他們一面做駢文，一面做“詞的中興”的運動。陳其年，朱彝尊以後，二百多年之中很出了不少的詞人。他們有學花間的，有學北宋的，有學南宋的，有學蘇辛的，有學白石，玉田的，有學清真的，有學夢窗的。他們很有用全力做詞的人，他們也有許多很好的詞，這是不可完全抹殺的。然而詞的時代早過去了，過去了四百年了。天才與學力終歸不能挽回過去

的潮流。三百年的清詞，終逃不出模倣宋詞的境地。所以這個時代可說是詞的鬼影的時代；潮流已去，不可復返，這不過是一點之迴波，一點之浪花飛沫而已。

我的本意想選三部長短句的選本：第一部是詞選，表現詞的演變；第二部是曲選，表現第二時期的曲子；第三部是清詞選，代表清朝一代才人借詞體表現的作品。

這部詞選專表現第一個大時期。這個時期，也可分作三個段落。

- 1 歌者的詞，
- 2 詩人的詞，
- 3 詞匠的詞。

蘇東坡以前，是教坊樂工與娼家妓女歌唱的詞；東坡到稼軒後村，是詩人的詞；白石以後，直到宋末元初，是詞匠的詞。

花間集五百首，全是爲倡家歌者作的，這是無可疑的。不但花間集序明明如此

說，即看其中許多科舉的鄙詞，如喜遷鶯，鶴冲天之類，便可明白。此風直到北宋盛時，還不曾衰歇。柳耆卿是長住在娼家，專替妓女樂工作詞的。晏小山的詞集自序也明明說他的詞是作了就交與幾個歌妓去唱的。這是詞史的第一段落。這個時代的詞有一個特徵：就是這二百年的詞都是無題的：內容都很簡單，不是相思，便是離別，不是綺語，便是醉歌，所以用不着標題；題底也許別有寄託，但題面仍不出男女的豔歌，所以也不用特別標出題目。南唐李後主與馮延巳出來之後，悲哀的境遇與深刻的感情自然抬高了詞的意境，加濃了詞的內容；但他們的詞仍是要給歌者去唱的，所以他們的作品始終不曾脫離平民文學的形式。北宋的詞人繼續這個風氣，所以晏氏父子與歐陽永叔的詞都還是無題的。他們在別種文藝作品上，儘管極力復古，但他

們作詞時，總不能不採用樂工娼女的語言聲口。

這時代的詞還有一個特徵：就是大家都接近平民的文學，都採用樂工娼女的聲口，所以作者的個性都不充分表現，所以彼此的作品容易混亂。馮延己的詞往往混作歐陽修的詞；歐陽修的詞也往往混作晏氏父子的詞。（周濟選詞，強作聰明，說馮延己小人，決不能作某首某首蝶戀花！這是主觀的見解；其實“幾日行雲何處去”一類的詞可作忠君解，也可作患得患失解。）

到了十一世紀的晚年，蘇東坡一班人以絕頂的天才，採用這新起的詞體，來作他們的“新詩”。從此以後，詞便大變了。東坡作詞，並不希望拿給十五六歲的女郎在紅氍毹上裊裊婷婷地去歌唱。他只是用一種新的詩體來作他的“新體詩”。詞體到了他手裏，可以詠古，可以悼亡，可以談禪，可

以說理,可以發議論。同時的王荊公也這樣做;蘇門的詞人黃山谷,秦少游,晁補之,也都這樣做。山谷,少游都還常常給妓人作小詞,不失第一時代的風格。稍後起的大詞人周美成也能作絕好的小詞。但風氣已開了,再關不住了;詞的用處推廣了,詞的內容變複雜了,詞人的個性也更顯出了。到了朱希真與辛稼軒,詞的應用的範圍,越推越廣大;詞人的個性的風格,越發表現出來。無論什麼題目,無論何種內容,都可以入詞。悲壯,蒼涼,哀豔,閑逸,放浪,頹廢,譏彈,忠愛,遊戲,詼諧,……這種種風格都呈現在各人的詞裏。

這一段落的詞是“詩人的詞”。這些作者都是有天才的詩人;他們不管能歌,不能歌,也不管協律不協律;他們只是用詞體作新詩。這種“詩人的詞”,起於荊公,東坡,至稼軒而大成。

這個時代的詞也有他的特徵。第一，詞的題目不能少了，因為內容太複雜了。第二，詞人的個性出來了：東坡自是東坡，稼軒自是稼軒，希真自是希真，不能隨便混亂了。

但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。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的。久而久之，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，採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。文人的參加自有他的好處：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，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，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。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後，劣等的文人便來模倣；模倣的結果，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，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。天才墮落而為匠手，創作墮落而為機械。生氣剝喪完了，只剩下一點小技巧，一堆爛書袋，一套爛調子！於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，文學的生命又須另向民間去

尋新方向發展了。

四言詩如此，楚辭如此，樂府如此。詞的歷史也是如此。詞到了稼軒，可算是到了極盛的時期。姜白石是個音樂家，他要向音律上去做工夫。從此以後，詞便轉到音律的專門技術上去。史梅溪，吳夢窗，張叔夏都是精於音律的人；他們都走到這條路上去。他們不惜犧牲詞的內容，來牽就音律上的和諧。例如張叔夏詞源裏說，他的父親作了一句“瑣窗深”，覺得不協律，遂改爲“瑣窗幽”，還覺得不協律，後來改爲“瑣窗明”，才協律了。“深”改爲“幽”，還不差多少；“幽”改爲“明”，便是恰相反的意義了。究竟那窗子是“幽暗”呢，還是“明敞”呢？這上面，他們全不計較！他們只求音律上的諧婉，不管內容的矛盾！這種人不是詞人，不是詩人，只可叫做“詞匠”。

這個時代的詞，叫做“詞匠”的詞。這

個時代的詞，也有幾種特徵。第一是重音律而不重內容。詞起於歌，而詞不必可歌，正如詩起於樂府，而詩不必都是樂府，又正如戲劇起於歌舞，而戲劇不必都是歌舞。這種單有音律而沒有意境與情感的詞，全沒有文學上的價值。第二，這時代的詞側重“詠物”，又多用古典。他們沒有情感，沒有意境，卻要作詞，所以只好作“詠物”的詞。這種詞等於文中的八股，詩中的試帖；這是一班詞匠的笨把戲，算不得文學。在這個時代，張叔夏以南宋功臣之後，身遭亡國之痛，還偶然有一兩首沉痛的詞（如高陽臺）。但“詞匠”的風氣已成，音律與古典壓死了天才與情感，詞的末運已不可挽救了。

這是我對於詞的歷史的見解，也就是我選詞的標準。我的去取也許有不能盡滿人意之處，也許有不能盡滿我自己意思之處。但我自信我對於詞的四百年歷史

的見地是根本不錯的。

這部詞選裏的詞，大都是不用注解的。我加的注解大都是關於方言或文法的。關於分行及標點，我要負完全責任。詞律等書，我常用作參考，但我往往不依他們的句讀。有許多人的詞，例如東坡，是不能依詞律去點讀的。

顧頡剛先生爲我校讀一遍，並替我加上一些注，我很感謝他的好意。

胡適。

十五，九，三十夜，倫敦。

總目

第一編 五十六首…………… 1

無名氏一首…………… 1

張志和 (七三〇——八一〇) 一首…………… 2

溫庭筠 (?——八八〇) 七首…………… 3

李存勗 (後唐莊宗死九二六) 一首…………… 8

韋莊 (約八五五——九二〇) 十首…………… 10

牛嶠 一首…………… 17

牛希濟 二首…………… 18

<u>張泌</u> 四首	20
<u>顧夔</u> 三首	23
<u>毛熙震</u> 二首	25
<u>歐陽炯</u> (八九六——九七一) 一首	27
<u>和凝</u> (八九八——九五五) 二首	29
<u>孫光憲</u> (死九六八) 一首	31
<u>無名氏</u> 二首	32
<u>李璟</u> (南唐元宗，九一六——九六一) 一首	34
<u>馮延巳</u> (死約九六〇) 九首	36
<u>李煜</u> (南唐後主，九三七——九七八) 八首	43

第二編 四十九首51

<u>晏殊</u> (?——一〇五五) 十一首	51
<u>歐陽修</u> (一〇〇七——一〇七二) 九首	60
<u>張先</u> (九九〇——一〇七八) 十三首	68
<u>晏幾道</u> (十一世紀) 八首	79
<u>柳永</u> (十一世紀) 八首	86